

蕩寇浮生

(原創布袋戲劇本)

【創作理念】

2018年10月下旬看了《紅盒子》，一部關於臺灣布袋戲興衰變遷的紀錄片，讓我感動不已。導演楊力州提及創作動機，希望用最華麗的方式向布袋戲說再見，但真該說再見了嗎？布袋戲又是傳統戲劇的邊陲，那還有什麼可能？也許從文本的改變開始吧！

此劇本以李長庚及王得祿等武官追捕海盜頭子蔡牽的真實歷史為故事框架，述說一段泣血的海戰悲歌，其中安排王得祿元配范氏的靜默及蔡牽媽（女海盜）的冷酷互映，試圖還原當時女權在陸面被踐踏，卻透過女強盜們，得以在海上發聲的歷史殘片，也挑戰布袋戲以「生」角為故事主體的表演傳統。劇中兩首歌，希望能借用早期歌手「隨戲登台」的表演模式，重現布袋戲與歌曲緊密結合的黃金時代。

【劇情大綱】

城隍廟前鑼鼓熱鬧喧囂，正如王得祿澎湃的內心，「陸面不如意，海上做男兒」，他與元配鳳娘辭行後，義無反顧投身水師。

李長庚與王得祿兄弟兩人，想維持沿海地區的正義與和平，只要擒拿海盜頭子蔡牽，大海也就無風不興浪了，然而颯風戰海女英梟-蔡牽媽的加入，讓海戰掀起更巨大的浪濤，在連天烽火中，她與蔡牽編織著熾熱卻不見光的愛情。

蔡牽媽犧牲，蔡牽殺李長庚報仇；李長庚犧牲，王得祿殺蔡牽報仇；殺戮不斷循環，鋪成一條讓王得祿建功升爵的道路，鳳娘卻思念成疾，香消玉殞…

「一朝天子一朝臣」，受嘉慶重用的王得祿，被道光冷落了，直到中英鴉片戰爭…滿頭白髮的王得祿以太子太保的榮身立匾贈予嘉義城隍廟後，再度穿起戰袍，挺身迎戰…

【場景說明】

序 場：繁華轉身

老邁的王得祿立匾-「道宏化育」贈予嘉義城隍廟，繁華轉身，忽見少時的自己。

第一場：投軍報國

王得祿與髮妻鳳娘辭行後，投身水師，報效國家。

第二場：壯志豪情

王得祿與李長庚暢談豪情壯志，李長庚回顧與蔡牽玩樂的童年往事。

第三場：賊寇鴛鴦

少婦被賣，蔡牽買下，一場無情的交易，是燦爛炙熱的愛情的起點。

第四場：海上霸國

蔡牽媽管理海上霸國，並賄賂沿海官員，讓蔡牽成為海上霸主。

第五場：龍顏大怒

嘉慶皇帝大怒，收賄枉法的閩浙總督玉德受斬。

第六場：生離死別

蔡牽媽遭砲擊，蔡牽不捨，誓死復仇。

第七場：萬古長青

蔡牽計誘李長庚上船，李長庚被殺，兄弟倆一輩子的糾纏，終告落幕。

第八場：再戰蔡牽

王得祿接任李長庚遺缺不久，終於將蔡牽擒拿到手，鳳娘卻等不了王得祿歸來，便香消玉殞…

終 場：蕩寇浮生

滿頭白髮的王得祿再度穿起戰袍，迎戰外侮，而鳳娘的叮嚀化為歌聲，飄散在風中……

【書寫說明】

全劇為閩南語發音，劇本書寫時所使用之**閩南語用字**，均參照自「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選字」網站，但為顧及閩南語書寫、華文閱讀習慣以及劇本流通性，另附**華譯參照版本**，以供讀者參考。

【表演說明】

秉持「保留傳統，融合創新」的概念，除劇本內兩首新歌製作外，建議過場、氣氛營造及情緒轉折，搭以鑼鼓點、曲牌等組合的後場演出形式，讓新曲舊調交陳，實驗跨界融合的可能性。

【人物說明】

以下人物的說明，配合演出需要，做簡單之敘述。

王得祿：(26-40 歲)

臺灣府諸羅縣溝尾人，清朝時期著名武官，少時習武，早期協助平定林爽文事件，後投身水師營，跟隨提督李長庚，擊潰蔡牽、朱濆等海盜勢力，是嘉慶時期受重用的臺灣將官。

王得祿：(72 歲)

受封太子太保，並以老邁之軀，參與中英鴉片戰爭，薨於澎湖行營，享年七十有二，加封太子太師銜。

范氏鳳娘：

王得祿之元配。耙梳史料至今，只留范氏，而無其名，為求演出方便，取名鳳娘。

李長庚：(43-55 歲)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人，清朝軍事將領。曾任澎湖水師協副將，後升任浙江定海鎮總兵（第二場），之後累功晉升至浙江提督、福建水師提督、統領閩浙兩省水師，嘉慶十二年（1807 年），在追捕海盜蔡牽中遭砲擊殉職。

蔡 牽：(45-55 歲)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人，活躍於清乾嘉年間的海賊領袖，身材矮小面色黃瘦，嗜吸鴉片，人稱「大出海」。後來建立政權，自封鎮海威武王，與李長庚、王得祿等將官長期在海面纏鬥，最終在一場海戰中敗陣，拒絕投降，燒船自殺。

小長庚與小蔡牽：

因李長庚與蔡牽兩人皆出身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因此以「一輩子的對手」為概念，虛構兩人為童年時的兄弟友伴。

蔡牽媽：(28-35 歲)

依據《平陽縣志》，原姓呂氏，未留下正名，遇到蔡牽前已入嫁兩次，原夫駕馭不了，轉賣剃頭師傅，幾度易手才到蔡牽身邊。美艷剽悍，愛穿紅衣，有謀略，深頗受部屬愛戴，人稱蔡牽媽。

蔡三來：

海盜有收義子的習慣，蔡牽義子具名者有五，其中之一為蔡三來。參見《宮中檔嘉慶朝奏摺》

閩浙總督玉德：

滿官。嘉慶元年（1796）年調任浙江巡撫，五年任閩浙總督，11 年被革職查辦。個性貪財又懦弱，治賊多採招撫的消極手段，與李長庚、王得祿意見相左。

閩浙總督阿林保：

滿官。受閩官們（原攀附於玉德之勢力）所饒，上疏奏劾李長庚追捕蔡牽不力，又因與李長庚的海盜策略不同，產生心結。

嘉慶皇帝：

重用李長庚、王得祿，卻又沿襲一貫「以文制武」、「以滿制漢」的施政基調。

其 他：剃頭師、阿林保心腹、王紹蘭、家僕、小兵、小兵妻、百姓、水兵、男女海盜及臣子數名

序 場：繁華轉身

時 間：道光 21 年（西元 1841 年）

場 景：城隍廟

人 物：A 少年王得祿（26 歲）、B 老王得祿（72 歲）

A：你變了…

B：（笑）目一睨，我已是白髮老翁

A：少年的你，縱馬奔騰，不可一世，如今…你…

B：笑看春花秋實，滄海桑田…（頓）歲月是青春最殘酷的敵人。

A：既是歲月無情，我就欲用青春佇歷史留名。

B：果然年少輕狂，青春如風

A：匾上留下何字？

B：是咱的名。

（老王得祿贈匾嘉義城隍廟。）

O S：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嘉義城隍廟護國佑民，神威顯赫，特別欽命太子太保王得祿立匾-「道宏化育」，以受萬民敬仰。

（老王得祿繁華轉身，忽見年少時的自己，彼此對望，燈漸收，回到王得祿的少年時代）

第一場：投軍報國

時 間：乾隆 60 年（西元 1795 年）

場 景：城隍廟前

人 物：王得祿（26 歲）、鳳娘、李長庚（43 歲）、蔡牽（41 歲）、百姓、水兵及海盜數名。

（燈亮，城隍繞境，陣頭熱鬧演出，人聲鼎沸，鞭炮聲不絕於耳。）

（隨著繞境隊伍漸下，人群漸散，王得祿及范氏鳳娘入。）

王得祿：鳳娘，你拄才向城隍爺求啥物？

鳳 娘：我？無啥物…

王得祿：無啥物又是啥物？

鳳 娘：這…只求平安兩字。這海象變化莫測，反面無情，夫君你一人佇海上奮鬥，千萬愛平安。

王得祿：城隍爺有靈有聖，自然會庇我平安無事，鳳娘，你對我的情深意重，我會永遠囤在心內…只是「陸面不如意，海上做男兒」，這馬我當少年，需要拚出一寡成就…

鳳 娘：夫君，厝內我會打理好，你暫且寬心…這是我向城隍爺求來的香火，夫君你紮佇身軀保平安…

（鳳娘咳嗽。）

王得祿：男兒立志出鄉關，功名不就誓不還…鳳娘，你身體無佻好，

趕緊回轉家門，以免風邪上身…

鳳 娘：夫君，我，等你轉來…

（王得祿策馬離開，鳳娘下，燈暗。）

第二場：壯志豪情

時 間：嘉慶 2 年（西元 1797 年）

場 景：戰船（現實場）/ 大樹下（回憶場）

人 物：王得祿（28 歲）、李長庚（45 歲）、小長庚、小蔡牽。

李長庚：得祿，海上征戰的生活已有二年，相信你應該真慣習吧？

王得祿：啟稟總兵大人！對一個海口囡仔來講，大海就親像一世人的兄弟仔全款遐爾親，哪有啥物適應的問題！

李長庚：（笑）你毋通傷靠勢，兄弟仔一旦反面成仇起來，有時陣比敵人閣較雄酷！

王得祿：大人，你按呢講嘛是真有道理，有時想欲交關公劉備，結果煞拄到林投竹刺…

李長庚：（感嘆）滿腔熱血酬知己，一對冷眼看世人…既然咱攏是坐佇全一條船的生死兄弟，以後咱就以兄弟相稱就好…

王得祿：多謝大哥無棄嫌…

李長庚：（笑）小弟，聽講你投身水師營進前就已經戰功不少，深受臺灣鎮總兵柴大紀的重視，為何無愛留佇陸面等待機會？

王得祿：重視佢重用無全款…

李長庚：此話怎說？

王得祿：「盛世習文，亂世學武」，當今乃是嘉慶盛世，朝廷重文輕武，武生難受重視，二來陸營真少出缺，想欲出頭，實在有困難。如今沿海地區，海賊猖獗，需要有人投身水師…

李長庚：確實！水師的晉級一向比陸營較緊，我相信以你的天分佢膽識，未來前途無限。

王得祿：多謝大哥鼓勵！我一定會閣較拍拚耶…（頓）大哥你又為何欲投身水師？

李長庚：（望向遠方）這是一個交纏一世人的故事…

（燈光逐漸轉換，隨著童謠，回到李長庚與蔡牽的童年時光。）

（唱）秀才秀才騎馬弄弄來，佇馬頂，跋落來，跋一下，真厲害，喙齒痛，糊下頷，目睷痛，糊目眉，腹肚痛，糊肚臍，嘿！真厲害。

小長庚：小弟，武秀才讓你做，這擺換我做土匪。

小蔡牽：「好人命短」，我才無愛，我就是欲做土匪。

小長庚：逐擺土匪攏是你咧做，無換來換去，按呢欲按怎耍落去？

小蔡牽：阿兄，我才毋是耍，我是咧練習，等我大漢，一定欲做全世界上厲害的土匪，我毋愛予人閣欺負我，我欲共所有的食錢官攏剖予死。

小長庚：小弟，你毋通烏白講，我會一直保護你，絕對袂予人欺負你。

小蔡牽：敢有影？

小長庚：若無，我詛咒！
小蔡牽：好啦，你是我永遠的阿兄，我相信你…
小長庚：毋過你若是變歹人，我嘛一定會共你掠起來。
小蔡牽：好啊…阿兄，我是土匪，緊來掠我…
小長庚：好，看我的厲害！
（小長庚撲空。）
小蔡牽：你掠袂著…
小長庚：稍等我啊…
（小長庚與小蔡牽在追逐中下場，燈暗。）

第三場：賊寇駕馮

時 間：嘉慶 4 年（西元 1799 年）
場 景：碼頭岸邊
人 物：蔡牽（45 歲）、蔡三來、蔡牽媽（28 歲）、剃頭師

百 姓：（眾聲喧嘩）蔡牽大仔好！
蔡三來：義父，福建水師提督李長庚閣寄來一張招降批，敢欲讀予你聽？
蔡 牽：免，這隻毋知死活的蓋頭鰻，無需要將伊囡在眼內！
蔡三來：義父武功蓋世，有如天兵神將，三來有這種義父，真是三生有幸！
蔡 牽：三來，你猶會記得按怎加入咱這個大家族的？
蔡三來：我永遠攏會記得，佇我十六歲的彼年，阮老爸被貪官所害，毋但搶走阮所有的田園，閣誣賴阮一家伙仔是叛亂份子，欲將阮關入大牢，最後雙親不堪受辱，自殺身亡，若毋是義父出手相救，我早就魂歸九泉囉。義父救命之恩大過天，三來這條命永遠是義父的！
蔡 牽：誠好，爰記得，官有官道，賊有賊途，毋管選擇啥物路，攏無一條回頭路…（頓）三來，船隻的補給應該是好了，咱準備上船。

OS：剃頭喔…剃頭賣查某…(燈亮)
（剃頭師入連拉帶拖帶著一個身上寫著「售」字的女子入，即是後來的蔡牽媽。）
剃頭師：共恁爸行…
（蔡牽媽不從。）
剃頭師：（拖蔡牽媽）行啦…（叫賣）剃頭賣查某…
蔡 牽：你是欲剃頭猶是賣查某？
剃頭師：恁爸就是欲剃頭順勢賣查某，按怎，敢袂使…
蔡三來：（欲打）你是欲講啥小？
蔡 牽：三來，退下！（安撫）無要緊，你講，為啥物你欲共伊賣掉？
剃頭師：人講甘願娶婁做某，嘛毋願娶某做婁，這個破盤仔，娶著伊

算我衰，不如賣賣仔較清心。

（蔡牽看了女子一眼，蔡牽媽哼了一聲後不理。）

蔡牽：喔…這個姑娘仔真勢，我有佻意，你開一個價！

剃頭師：不二價，三兩銀…

蔡牽：啥？三兩銀？

剃頭師：哼，我兄弟人有兄弟人的尊嚴，賣某無咧予人剖價，欲買毋買清彩你！

蔡三來：你這個酒鬼，這種價數你嘛真敢開？

剃頭師：當初我嘛是二兩銀買的，對方閣騙我講伊賢慧閣兼伶俐，結果賢慧甲予恁爸做烏龜，按呢敢毋免加一兩銀的精神賠償金？

蔡牽：來來來，兄弟人，這三百兩你提去！

剃頭師：三…三百兩？真正是（國語）「天下掉下來的禮物」！誠好！誠好！（拖蔡牽媽）這你的，趕緊去…

蔡牽：查某，你自由囉，這馬咱上船…

蔡牽媽：哼！查埔，憑啥物恁祖媽愛綴你行？

蔡牽：喔…原來你毋是啞口…

蔡牽媽：遮的銀兩只是買到恁祖媽的自由，得袂得我的心…

蔡牽：愛按怎才會當得到？

蔡牽媽：（指剃頭師）真簡單，提伊的心來換！

蔡牽：你真正遮爾恨伊？

蔡牽媽：恨不得千刀萬剮！

蔡牽：你敢袂後悔？

蔡牽媽：這是我第一擺會當家己做決定，後悔是下世人的代誌。

蔡牽：有霸氣，有氣魄，我蔡牽欣賞！好！我答應你！

（蔡三來緊緊架住剃頭師，剃頭師死命掙扎。）

剃頭師：你這個狼毒的查某！

（在剃頭師的痛苦叫喊聲中，蔡牽挖出剃頭師的心，燈暗。）

第四場：海上霸國

時 間：嘉慶 11 年（西元 1806 年）

場 景：水師船面 / 蔡牽賊船

人 物：李長庚（54 歲）、蔡牽（52 歲）、蔡三來、蔡牽媽（34 歲）、閩浙總督玉玉德、水兵及海盜數名

（此起彼落的喊殺聲劃破黑暗。）

（燈亮起，此時火光熊熊，李長庚率領水師，與蔡牽幫的海盜奮戰。）

（隨著歌曲的催化，呈現磅礴的氣勢。）

(唱) 《破浪英雄》

遊江河，唱山歌，人生本來好迢迢，
世道濁，起干戈，刀光劍影，世事難定風波。

君一言，馬一鞭，亂世相揪天涯見，
當少年，有才賢，破浪爭雄，我欲將天來掀。

青春寫的這條歌，我會勇敢唱出聲，
捧杯敬月莫笑我，人生不過水流沙。
海上的男兒追浪影，孤單的身軀心袂定，
我毋驚規暝的往事落雨聲，我只驚相思無地寄。

海上的男兒追浪影，寂寞的靈魂早註定，
我毋驚漂浪的心情無人聽，我只驚歷史無留名。

(歌畢。李長庚的戰船逼近，海盜船退無可退。)

玉 德：賊寇，莫閣做無必要的反抗…

蔡 牽：我絕不投降！

蔡牽媽：只要你閩浙總督玉德上船談判，阮願意無條件投降。

王得祿：總督，既然咱已經戰勝，就無必要佢您談判！

玉 德：(對王得祿)住口！(對王)這無你講話的餘地！(對海盜)
賊寇聽著，待吾上船，希望佢講會到，做會到。

李長庚：總督，萬萬不可…

玉 德：為著海上的和平，閣較危險，本總督嘛應該愛去…來人啊！
放跳板！

(閩浙總督玉德上船，立即遭蔡牽媽挾持。)

王得祿：佢遮無守信用的賊輩！

蔡牽媽：(威脅)請總督即刻宣布退兵，若無的話…

玉 德：(對蔡牽媽，語帶輕佻)你身軀足芳，我規個骨頭攏酥去了…

蔡 牽：(壓制)狡怪，掠起來！

玉 德：(對李、王戰船)來…來人啊，退兵五十里！

(李長庚的戰船退出後，蔡牽媽放開玉德。)

蔡 牽：我果然無看毋對，你真是一個聰明、勇敢，又閣特別的女人。
(燈暗。)

(燈亮起，戰船升起「反清復明」的旗幟。)

蔡三來：義父，自從咱喝出「反清復明」的口號開始，無論海上抑是
陸面，一寡認同這個理念的英雄豪傑攏投靠咱這片。

眾 人：「鎮海威武王」，神威顯赫，萬歲無疆！

蔡 牽：感謝眾兄弟擁護我蔡牽做王，我做王，就是佢做王，天下是
咱兄弟的，未來咱做伙建立一個和平幸福的新世界！

蔡三來：天下是咱的…人民出頭天…

(眾人跟著喊口號，突然蔡牽媽將 A 海盜押入。)

A 海盜：大出海救命！

蔡 牽：兄弟，你是按怎？

蔡牽媽：蔡牽，你講，強姦婦女是判啥物罪！

蔡 牽：死罪…(意會過來)兄弟，你哪會遮爾糊塗？

A 海盜：大出海，咱是穿全一條褲跤拚天下的兄弟，拜託你救我一命。

蔡 牽：(對 A 海盜)按照海賊的幫規，你犯的就是死罪，我無法度替你求情！唉…

蔡牽媽：誠好！

(蔡牽媽冷不防地刺死 A 海盜。)

蔡牽媽：來人啊，共這個糞埭擲落海底飼鯊魚！

(兩名女海盜將 A 海盜丟入海裡。)

蔡牽媽：蔡牽，這沿海地區無論是予大粒肝，猶是細粒肱的海俸，我攏已經打雜好勢啊，這馬全部攏是咱的人啊…

蔡 牽：有太上媽妳的運作管理，才有咱這個海上霸國…(向眾人宣示)眾人聽著，以後蔡牽媽的決定就是我的決定。

眾 人：蔡牽媽萬歲萬萬歲！

(報馬仔入。)

報 馬：報，閩浙總督玉德求見！

蔡 牽：這個人實在有夠煩，叫伊入內！

報 馬：宣閩浙總督玉德晉見。

(玉德帶一個花瓶入。)

蔡 牽：(不耐煩)海俸毋是派人送去予你啊，你猶閣來遮創啥？

玉 德：聽講威武王今仔日贊助百姓三工的謝洋大戲，我哪會當錯過看好戲的機會，無人請，我就家已來。

蔡 牽：手提啥物物件？

玉 德：一個「空」的花杆。

蔡 牽：啥物意思？(意會過來)你…你分明共恁爸損盼仔，來人啊…

蔡牽媽：(緊接)將這個「空」的花杆貯予滇滇滇，送轉去總督府…

玉 德：蔡牽媽果然是見過世面的人…(握蔡牽媽手，語氣輕佻)毋過頂一擺咱合演的彼齣戲，演煞了後，規身軀痛了了，這筆醫藥費嘛毋知欲按怎算？

蔡牽媽：(順勢撥開)大人辛苦啊，若無，每個月的海俸閣加一倍！你想啥款？

(眾人有默契的笑了。)

玉 德：真好，真好！按呢本官就另有公務，不便久留囉…請…

(玉德下。)

蔡 牽：這個狗官，竟敢對你跤來手來，太上媽你若是允准，我馬上將伊千刀萬副…

蔡牽媽：(笑)好了，好了，其實玉德有兩個優點值得欣賞，一來貪財，二嘛怨才，伊閣是李長庚佖王得祿的頂司，咱就用錢共伊飼予飽，就毋驚李王兩人出頭天…荏荏馬有時也會踢倒千里馬。

蔡 牽：猴咬猴，咬甲血若流，太上媽你這招真是高招！

蔡牽媽：蔡牽，咱準備看戲啊！

蔡 牽：今仔日演佗一齣？

蔡牽媽：《威武王展神威》！

第五場：龍顏大怒

時 間：嘉慶 11 年（西元 1806 年）

場 景：金鑾殿

人 物：嘉慶皇帝、李長庚（54 歲）、王得祿（37 歲）、閩浙總督玉德、臣子數名

（嘉慶皇帝、與李長庚、王得祿分處兩個光圈，異地對話。）

嘉 慶：海賊蔡牽踐踏大清皇土，手提反清令旗，自封為鎮海威武王，此等行為，就是叛亂死罪，為何至今未將這幫海賊掃除？

李長庚：稟皇上，理由有三，其一賊船火力強大，我軍戰船破舊，不堪使用，二來沿海地區奸民通敵，蔡牽閣吸收真濟臺灣的山賊、遊民佔地方惡霸，形成反抗的力量。這第三嘛…

嘉 慶：這第三又是如何？照實講來，不得欺瞞！

李長庚：這嘛…

王得祿：（接話）秉皇上，前方奮勇殺敵，毋過後勤接濟已斷！

嘉 慶：此話怎說？

王得祿：閩浙總督玉德大人百般刁難，毋但不准起造新船、作戰之時閣會斷絕支援，真無簡單戰勝，擒拿蔡牽在望，玉德大人又閣用盡任何理由，來下令退兵…

嘉 慶：可恨啊！真是可惱！朕絕不容允奸臣誤國！

（李、王光圈漸收，玉德光圈漸亮。）

嘉 慶：（大怒）玉德你…（忍住氣）關於李長庚與王得祿控告你的種種罪證，你有何說詞？

玉 德：皇上，冤枉啊！起造新船工期真長，根本無夠應付出戰的需求，加上賊船火藥強大，所以才會要求出戰時以小船隨機攻擊…

嘉 慶：戰船破舊，火藥不足，出戰根本是頭毛試火，自揣死路…

玉 德：皇上，你國事繁雜，小小沿海戰役，微臣豈敢驚擾聖駕，臣赤誠之心，日月可鑑…

嘉 慶：所以你就斷絕後援，任由出戰的官兵去送死！

玉 德：啟稟皇上，就是因為同舟共命，下官擔心兄弟的安全，才會要求您退兵。李長庚、王得祿兩人長年不服下官的領導，才會造成屢戰屢敗，下官實在不得不斷絕後援。

嘉 慶：根據調查，我軍火藥庫年年欠缺，賊船卻是火藥充足，海賊並無製作火藥的砲廠，按呢遐爾濟的火藥是從何而來？你

講…是毋是有人盜賣軍火？

玉 德：這…

嘉 慶：朕愛你講…是毋是有人貪贓枉法？

玉 德：我…

嘉 慶：最後一次問你，是毋是有人妒能害賢？

（玉德嚇得大咳，雙腳一跪。）

玉 德：皇上，微臣肝病氣發，請准臣病假調理身體。

嘉 慶：傳旨，閩浙總督玉德貪污敗法，有辱皇恩，即刻起，卸除官職，押入大牢，遺缺就由阿林保接任。

嘉 慶：李長庚、王得祿，頭殼頂的石頭，朕已經幫恁搬走，以後就看恁的表現啊…

（燈暗）

第六場：生離死別

時 間：嘉慶 11 年（西元 1806 年）

場 景：水師船面 / 蔡牽船面

人 物：李長庚（54 歲）、王得祿（37 歲）、蔡牽（52 歲）、蔡牽媽（34 歲）水師、海盜數名。

（寂靜無聲的暗夜，李長庚與王得祿正討論作戰計畫。）

王得祿：夜已深冷，大哥為啥物猶袂休暍？

李長庚：我咧等待。

王得祿：等待啥物？

李長庚：一個擒拿蔡牽的好時機。

王得祿：這幾工日月無光，海面全是茫霧，伸手不見五指，實在毋是作戰的好時機。

李長庚：小弟，咱的戰船與蔡牽的賊船來比，誰勝誰敗？

王得祿：論設備來講是蔡牽贏。

李長庚：無錯，這是現實，但是咱袂當向現實屈服，咱愛創造對咱有利的條件。

王得祿：毋過氣象與海流攏對咱不利。

李長庚：愈對咱不利，就是對咱愈有利！

王得祿：大哥，你的意思是…

李長庚：兵法所言「卑而驕之」…咱若暫時澹頭，對方就會愈驕傲…

王得祿：然後等恁的戒備放鬆，咱才來一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李長庚：得祿，你真是接替我的好人選，這擺咱著愛步數盡展，活掠蔡牽。（燈暗）

（蔡牽與蔡牽媽在船頭吸鴉片，隨著船隻浮沈，兩人陷入迷濛的幻覺。）

蔡 牽：感覺如何？

蔡牽媽：這阿啄仔做的福壽膏真純…欸一喙，規個人親像欲飛起來…

蔡 牽：是啊…只要欸一喙福壽膏，多年來掉拚時留佇身軀的病痛，

親像攏好啊…攏無去啊…

蔡牽媽：蔡牽，你敢會驚死？

蔡牽：較早毋驚，這馬真驚！

蔡牽媽：講話顛來倒去！你是憨去啊是無？

蔡牽：較早佢人論輸贏，賭性命，我從來攏毋驚死，就算是死，嘛了無牽掛，毋過這馬我已經毋是一個人，所以我驚死，我驚我若死，就無人會當照顧你…

（蔡牽搖搖晃晃。）

蔡牽媽：講這種話，一點英雄氣概攏無！

蔡牽：英雄難過情關，過得了情關，就毋是英雄！

蔡牽媽：（笑）就親像這馬，茫茫渺渺看袂清楚，這款的愛情上癮，若是看清楚了，代價就是痛。

蔡牽：有痛，才知影愛有佻深！太上媽，你敢會當接受我的愛？

蔡牽媽：佻以愛為名，其實就是控制佢佔有！（故意）你應該知影這船頂真濟人攏佢我相好過…

蔡牽：我毋知！

蔡牽媽：你只是佻毋知！

蔡牽：為啥物你欲按呢做？

蔡牽媽：（狂笑）我需要真濟真濟人愛我…

蔡牽：我會當予你全部的愛…

蔡牽媽：無夠，我本來就是一個不守婦道的查某…（頓）你無必要對我遮爾好…

蔡牽：為啥物欲按呢凌遲我？

蔡牽媽：你敢知影啥物叫做凌遲？細漢的時，阮老爸逐工咻酒，喝了，就會拍阮阿母，一邊拍，一邊怨嘆阿母生袂出小弟，替伊傳香火。所以阮阿母認為只要生著小弟，就會當改變伊家己的命運，就按呢，伊親像一隻生卵雞，一直拚命生…

蔡牽：佇咱船頂，男女一律平等…查某若雄起來，根本袂輸查埔郎…

蔡牽媽：命運總是不由自己…彼一工，阿母共囡仔生落來無佻久，就予一個生份的查埔人押走，從此斷了消息，佢一個一個變無去的小妹全款…（頓）我無法度原諒我家己…

蔡牽：無需要責備你家己，每一個人攏有伊的命運…

蔡牽媽：您的命攏是對我手中無去的…

蔡牽：哪會按呢講？

蔡牽媽：見擺若是小妹出世，阮阿爸就會叫我趁著無月的暗暝，將您抱去溪邊，活活駐水淹死，我抱著紅紅幼幼的小妹，看著您對我笑，對我哭，我實在不忍心，毋過我無辦法，因為我會驚後一個死的人就是我…

蔡牽：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咱攏是全命的人…

蔡牽媽：（得意）你一定毋知，我最後一擺淹死的毋是小妹，是阮阿母拚性命生落來的小弟…我恨伊入骨，為著伊的出世，造成遮爾濟的悲哀…我將小弟園佇冰冷的溪水內，聽著伊佢遐袂赴大漢的小妹全款的哭聲，我竟然有一種報仇的爽快，自

彼工開始，我共家己講，絕對無欲閣為任何人流下一滴目屎，只要絕情，就無人會當閣傷害我，心嘛袂閣痛！

蔡 牽：無人會當閣傷害我的太上媽！

蔡牽媽：轉去的路真長，親像按怎行攏行袂完，沿路烏烏暗暗，彎彎幹幹，我三步做兩步行，我哪行哪唱歌，哪唱哪大聲…

（唱）火金姑，覘草埔，尻川光光掛燈壺，
無驚烏，無驚苦，點點螢火照迷途。

（隨著歌聲，火炮不斷穿梭，點亮天際。）

蔡牽媽：海上的天星，讓我想起彼條烏暗路上替我照光的火金姑。

（頓）我真欣羨您，雖然性命真短，毋過活了真精采，親像燦爛的煙花…

（突然一陣砲擊，命中蔡牽媽。）

（戰火無情，蔡牽抱著重傷的蔡牽媽，彷彿全世界只剩他們倆。）

蔡 牽：太上媽，你愛振作…

蔡牽媽：做王的，是袂當流目屎的…

蔡 牽：若無你，做啥物王攏無意義！

蔡牽媽：你敢知影為啥物我欲凌遲你？因為看著你為我痛苦，我才會感受著你的愛，只要你得袂到我，我就會永遠囡佇你的心肝…按呢你敢猶欲愛我？

蔡 牽：（堅決）欲！一生一世！

蔡牽媽：（氣若游絲）想袂到「一生一世」遮爾短…

蔡 牽：太上媽，你敢有真正愛過我？

蔡牽媽：我為你做的一切，就是寫予你上溫柔的情批…蔡牽，共我攬予牢，我需要真濟真濟的愛…

（此時大批流星落下。）

（蔡牽媽在蔡牽懷裡長眠。）

蔡 牽：（吶喊）太上媽！

（燈暗。）

第七場：萬古長青

時 間：嘉慶 12 年（西元 1807 年）

場 景：會議室 / 水師船面 / 蔡牽船面

人 物：阿林保、李長庚（55 歲）、王得祿（38 歲）、阿林保的心腹、蔡牽（53 歲）、蔡三來、水軍及海盜數名

（李、王及阿林保密室會談。）

阿林保：李提督、王副將，恁追捕蔡牽這數年辛苦囉…

李長庚：若會當予人民生活安定，免受海賊威脅之苦，末將萬死不辭…

王得祿：（緊接）至死方休…

阿林保：難得兩位將官忠肝義膽，真是大清朝之福。只不過恁追捕蔡牽至今，已有十數年，烽煙四起，百姓民不聊生…

王得祿：蔡牽生性陰險、做事謹慎，加上爪牙甚多，實在無好對付。
阿林保：其實本官有一個好辦法，一來會當予人民安居樂業，二來也可免皇上為此事牽腸掛肚…

李長庚：有何辦法，請總督說明。

阿林保：「狸貓換太子」！只要咱用一粒海賊的人頭當做是蔡牽的人頭上繳朝廷，此事就萬事卸大海，毋但百姓會當脫離戰爭的苦海，咱水師營的兄弟嘛毋免逐工提心吊膽，皇上也可安枕無憂。

李長庚：好笑！去一個貪財的，換一個驚死的，你身為總督，應該知影忠義兩字按怎寫！

王得祿：哼！蔡牽繼續逍遙海上，為非慘做，阮兄弟仔煞難逃欺君之罪，你用蔡牽的刀割自己的兄弟，總督，你這招傷低路，連三歲囡仔攏看破你的狡手！

李長庚：總督，阮兄弟愛閣兵棋推演，不奉陪，請！

阿林保：恁…

（阿林保忍住氣，直到李、王兩人離開。）

阿林保：真是氣死我了…

心 腹：（搨風點火）大人，這個李長庚共你好笑，王得祿共你哼，兩人實在有夠聳鬚，完全無將你囡在眼裡，以後若予您剿匪成功，我看，前總督玉德的下場真有可能就是咱的下場。

阿林保：哼！囂俳無落魄的久！（拿信）來，你派一個心腹，將這張批送到兩軍交戰的邊界，若有海賊靠近，就走予您逐…

心 腹：然後呢？

阿林保：就看天敢欲倚咱這片啊…（燈暗）

蔡三來：義父，邊界掠到一個鬼頭鬼腦的敵軍，閣對伊的身軀搜著一張密函，批中指示李長庚明仔載入夜佈陣進攻…

蔡 牽：真好，三來，傳令落去，明日以小船應戰。

蔡三來：義父，按呢恐驚兩片兵力差傷濟…

蔡 牽：愛記得，戰輸就退，一直退，退甲黑水洋邊仔的海灣，我會佇遐等恁…

蔡三來：毋過遐是死路…

蔡 牽：想欲活，就拚生死！（燈暗）

（李長庚與王得祿在船上論戰。）

王得祿：大哥，此戰我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平常時總督阿林保攏是主張招降，為何這擺愛咱全面迎戰，你看，敢有啥物問題？

李長庚：應該袂啦！小弟，你毋通遮爾厚心思…

王得祿：希望是我多慮…

李長庚：小弟，毋驚你笑，今仔日我已經將家書送出，若有天命，我想欲隱退官途，轉去故鄉，佻恁阿嫂過著平凡的日子，到時

我會向皇上舉薦你來接替我的職務。
王得祿：大哥，小弟永遠追隨你…（燈暗。）

（黑暗中，搜照燈的光束往觀眾席來回探照。）
OS：目標出現，準備進攻！

（燈亮。吶喊聲響徹天空，交手數回後，蔡牽手下的賊船全面撤退，李與王號令戰船追趕。）
（賊船退至黑水洋旁的海灣，遭李王的戰船一擊沈落海底，海面上只剩一艘大船，上頭站著蔡牽。）
（李王的戰船再度擊中賊船，賊船搖晃，海賊紛紛跳海，但蔡牽仍直挺站立著。）

蔡 牽：李長庚，我佇遮等你！

李長庚：自這刻起，這隻戰船由小弟你掛主帥，我欲上船會蔡牽…

王得祿：大哥，萬萬不可！人急懸梁，狗急盤牆，蔡牽一派輕鬆，倚佇遐等你，其中必有埋伏，若無，大哥我綴你去…

李長庚：主將在，帥旗在！一定愛有人留落來安搭軍心…

王得祿：大哥，何不集中火力，讓他一死？

李長庚：袂用得！我必須親手將伊掠起來…因為…因為…（羞以啟齒），他是我的小弟！你放心，我會平安轉來！

王得祿：好…大哥，你愛細膩…

（李長庚爬上賊船。）

蔡 牽：李長庚，咱終於閣見面了，每一工我攏會想，當咱兩人面對面的時陣，是啥物款的模樣？毋過無論按怎，咱兩人只有一個會當活著…

李長庚：小弟，莫做無意義的反抗，只要你投降，我會用我的人頭向皇上懇求，保你一命…

（李長庚被一群海賊迅速圍住。）

蔡 牽：你看這馬的場面，這敢是你應該對我講的話？

李長庚：小弟，我敢上船，就毋驚死，咱兄弟兩人已經交纏一世人，今日就是解脫的開始…

蔡 牽：啥人是你的小弟！

李長庚：毋管按怎，佇我心內猶原蹣著彼個天真活潑的小弟！

蔡 牽：你幫外人追殺我，閣將我上愛的人剖死，這就是你對待小弟的方式？

李長庚：我嘛講過，你若是真正做歹，無論天涯海角，我一定會共你掠起來。

蔡 牽：你認為的正義，敢就是真正的正義？你敢知影我是按怎予這個殘酷的現實逼到絕境？你敢有體會過腹肚枵甲擋袂牢，抑是愛生出一寡油水予遐的食錢官，煞日調金金看著親人枵死的痛苦？我親像陷入命運的浮砂，想欲逃，逃袂出，干焦會當慢慢等待死亡…這是啥物絕望的世界！我絕對無愛向命運屈服，我欲反抗，我欲為民除害，我欲共遐的糞埭攏剖死，你煞佻鬼仔睏做堆，佻恁全一個鼻空出氣…

李長庚：反抗朝廷只是死路一條，小弟，我無希望你死…
蔡 牽：真可惜，我嘛無想欲活甲無親像人…
（蔡牽將大砲對準李長庚。）
李長庚：若有來世，希望咱閣做一對生死兄弟…
蔡 牽：大哥…這是我最後一擺按呢叫你，歹勢，我必須愛替你的弟
婦仔報仇…（頓）再會…
（李長庚被擊斃，落入海裡。）
王得祿：（大喊）大哥啊…來人，開砲…
（雙方駁火，王得祿戰船遭砲擊，王得祿落海，在海上浮沈。）
（一束光照在一個正看著信的女子。）
李長庚：（OS）夫人，我佇海面的生活過了真好，心內思思念念的
猶原是你，等待我擒拿蔡牽了後，我就辭官退隱。只要咱兩
人做伙，毋免大富大貴，平凡簡單就是幸福，勿念，長庚…
（隨著王得祿在海上載浮載沈，燈漸暗。）

第八場：再戰蔡牽

時 間：嘉 慶 13 年（西元 1808 年）/嘉 慶 14 年（西元 1809 年）
場 景：王得祿家 / 海面
人 物：蔡牽（54-55 歲）、王得祿（39-40 歲）、鳳娘、王紹蘭、蔡
三來、家僕、水師及海盜數名。

王得祿：大哥，大哥，大哥…
（王得祿從睡夢中驚醒。）
鳳 娘：夫君你精神啊？多謝城隍爺保庇…
王得祿：是鳳娘？
鳳 娘：是啊！鳳娘一直佇遮…
王得祿：我…我頭殼足痛…
鳳 娘：夫君，毋通傷過激動，你受傷落海，佇海上漂流三暝三日，
大夫講你寒邪入腦，必須愛長期休暱…
（鳳娘咳嗽。）
王得祿：大哥人咧？
鳳 娘：夫君，你是講李長庚將軍？
王得祿：是，伊現在人在何處？可有安好？
鳳 娘：伊嘛…（思考半晌）伊已經回轉家門…
王得祿：按呢我就放心啊…鳳娘，我無佇你身邊的這規冬，你辛苦了…
鳳 娘：夫君為國盡忠，鳳娘毋敢貪求兒女私情…
（鳳娘又咳了數聲。）
王得祿：為著未來平安順序的日子，我認為愛掃除所有的賊寇，毋閣
當我看著兄弟為國犧牲，我煞無能為力的時，我就會懷疑這
個信念敢是對的…
鳳 娘：夫君，勇者無敵，我為你驕傲…

(鳳娘咳嗽加劇。)

王得祿：鳳娘，你無事吧！

鳳娘：小小傷寒而已，無大礙…

王得祿：按呢就好…

鳳娘：夫君，這十幾年，你敢有想過我？

王得祿：有！真思念，毋過煞哪來哪記袂起來你的模樣…(頓)鳳娘，你應該袂怪我才是！

(鳳娘別過頭拭淚。)

鳳娘：(壓抑)袂啦…

(鳳娘轉頭面對王得祿。)

鳳娘：夫君，你看，我敢毋是咧笑…

王得祿：你笑起來真嬌，像花全款…

(范夫人再咳嗽幾回。)

鳳娘：花閣較嬌，嘛是有蔦去的一工，夫君，敢會當陪我恬恬度過一段平凡、平靜，干焦屬於咱兩人的日子？

王得祿：鳳娘，我答應你，我一定將你的手牽牢牢，一生一世，絕不放手。

(燈暗)

OS：來報啊…啟稟老爺，朝廷大臣王紹蘭求見…

(燈亮起，王得祿與王紹蘭對談。)

王得祿：王大人，京城與此地萬里之遙，你千里迢迢，所為何事？

王紹蘭：聖上知影此次追捕蔡牽，王總兵傷勢不輕，所以特別命本官，轉達慰問之意。

王得祿：託聖上之福，傷勢已恢復九成…

王紹蘭：按呢就好，你是皇上的愛將，絕對袂當失覺察！

王得祿：皇上敢有命人去提督李長庚府中探視？

王紹蘭：當然有，除了起祠紀念，另外追封李長庚為三等壯烈伯，算是誠光榮…一寡禮數，皇上攏會做甲夠！

王得祿：大人，你毋通滾耍笑，大哥伊…

王紹蘭：伊已經為國捐軀…

王得祿：無可能，大哥是神將，哪有可能會死！

王紹蘭：(挑動神經)你就愛問蔡牽啊…今日本官帶來皇上的兩道口諭，其一是愛你繼續調理身體，第二是即刻起接任李長庚提督之缺，並全力追捕蔡牽，這兩道口諭，你家已好好選擇！

王得祿：請大人稟告皇上，末將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欲將蔡牽掠到手！

王紹蘭：王提督果然是忠臣良將，本官欲回京覆旨，告辭了…

(王紹蘭走後，鳳娘入。)

OS：來了…

王得祿：鳳娘，我必須愛趕往水師營啊…

鳳娘：(緊張)夫君，你頭風之症尚未痊癒，敢會當閣留幾工，共身體顧予好？

(鳳娘再咳嗽幾回。)

王得祿：你才應該顧好家己的身體，毋通予我掛慮…

鳳 娘：我毋要緊，若無，暗頓食完才走？

王得祿：鳳娘，等我戰勝轉來，看欲做伙食佻濟頓飯，我攏陪你。

鳳 娘：若無，敢會當讓鳳娘送你一程，算我求你？

王得祿：好吧，就有勞鳳娘便是！

（鳳娘陪王得祿走到岸邊，兩人難分難捨。）

鳳 娘：夫君，你敢知影海水為啥物會遮爾鹹？

王得祿：自盤古開天起便是如此…

鳳 娘：夫君，你錯了，因為海水是女人等待時流落的眼淚…

王得祿：每一個佻大海拚命的人，背後攏有恁的故事，毋管是喜是悲，最後攏是愛落幕…（頓）我必須愛替大哥寫一個結局…

鳳 娘：逐擺我若是思念你，我就會一個人恬恬來遮，聽著海風的聲音，當作是你佇我的耳空邊講話…（感嘆）人，有時陣著愛欺騙家己，日子才過會落去…

王得祿：起風啊…鳳娘，緊回去，毋通寒著…等掠到蔡牽，為大哥報仇了後，我一定馬上轉來…

鳳 娘：夫君，這是我閣去城隍廟求來的香火，你紮予好…（頓）我等你轉來…

（王得祿轉身離開，被鳳娘緊緊抱住。）

（王得祿掙開後，往前走了幾步停止。）

王得祿：回去吧！（燈暗。）

（燈亮起，火光熊熊，吶喊聲震天響，王得祿率領水師，與蔡牽奮戰。）

（兩方交手數回，王得祿戰船將蔡牽團團圍住，蔡牽賊船被困。）

王得祿：蔡牽，你猶毋趕緊束手就縛…

蔡 牽：（大笑）投降毋是我的專長…

王得祿：你敢毋驚死？

蔡 牽：等你失去你的至親所愛，你就知影，死已經無啥通好驚的…海上捌流傳一個故事，真久真久以前，人攏是兩粒頭、四隻手、四隻腳，後來因為傷過驕傲，予神切做一半，每一個人攏是半人，愛揣著伊的另外一半，才會當算是一個完整的人…（頓）因為有伊，我的人生終於完整啊，所以就算是死，我嘛無任何遺憾…

王得祿：你應該愛替恁兄弟設想，死王爺毋值得活乞食，活著上重要。

蔡 牽：（對手下）各位兄弟，這擺咱應該逃袂過啊，逐家想欲投降、保全性命的，這馬趕緊，我袂怪恁逐家…

蔡三來：（大喊）我蔡三來誓死與威武王福禍同擔，生死與共…

（眾人齊喊「福禍同擔，生死與共」）

王得祿：命運是暫時的，歷史才是永遠的，何必留下臭名？

蔡 牽：既然命運逼我走投無路，我就欲用惡魔的模樣佇歷史留名！兄弟，放火！

（蔡牽自焚戰船，眾人齊喊「福禍同擔，生死與共」之後，海戰場面逐漸無聲，藉由燈光，成為模糊的記憶片段。）

（鳳娘病體孱弱，獨自望向大海。）

（唱）《無聲的情歌》

歲月畫眉，胭脂不改，喙唇猶有你的愛，
望斷天涯，思念難耐，船隻何時倒轉來？

落雪的頭毛，落佇無伴的眠床，
對鏡梳妝，袂堪得青春拍損。

傷心唱無韻，等待有你的天光，
寂寞入門，這個暝哪會遮爾長

鳳 娘：（邊咳邊說）夫君你敢知影我是用偌大的勇氣，才會當面對
像大海一般的孤單…我已經佇遮等你傷久啊…已經等袂落
去啊…愛記得，「一生無所求，只願君平安。」…

（鳳娘的叮嚀化成歌聲，飄散在風中。）

海風吹啊吹啊吹，水花蕙啊蕙啊蕙，
一暝相思講袂煞 你的名佇阮心肝
海風吹啊吹啊吹，水花蕙啊蕙啊蕙，
半月月娘照孤影，等你，是無聲的情歌

（王得祿彷彿聽見鳳娘的聲音。）

王得祿：（大喊）鳳娘，鳳娘…

（燈光隨著鳳娘加劇的咳嗽聲緩慢暗去。）

終 場：蕩寇浮生

時 間：道光 21 年（西元 1841 年）

場 景：城隍廟前

人 物：王得祿（72 歲）、小兵、小兵的妻子、百姓數名

（黑暗中宣讀聖旨。）

O S：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嘉義城隍廟護國佑民，神威顯赫，特別欽命太子太保王得祿立匾-「道宏化育」，以受萬民敬仰。

（燈亮，王得祿老態緩步走出，見一對新婚夫婦離別。）

小 兵：唉…太平的日子過無偌久，戰爭又閣開始啊…

兵 妻：厝內的代誌我擺會打理好，你免煩惱…這是我向城隍爺求來的香火，你紮佇身軀保平安…

小 兵：某仔，你趕緊轉去，莫佇遮副風，我會平安轉來…

兵 妻：翁仔，我等你轉來…

（見夫妻離別，王得祿多有感觸。）

（小兵之妻離開，小兵與王得祿會合，老少身影形成強烈對比。）

小 兵：大人，阮阿公捌做過你的部屬，定定聽伊講你火燒蔡牽的故事，這擺會當佢大人做伙拍阿啄仔，我感覺真光榮…

王得祿：遐爾久的代誌，我已經袂記得啊…

小 兵：這個新的皇上就是毋捌寶，對前朝重臣攏無重用，莫怪國政艱難，連阿啄仔攏敢欺負咱。咱這擺就予阿啄仔試一咧鹹泔…

王得祿：（感嘆）少年的時陣，我總是認為只要咱想欲，就一定會當改變世界，到落尾才知影，戰事未停身已老…（頓）我的一生就是講袂完的亂世烽火…

小 兵：若是世界因為咱有淡薄仔改變，按呢一切的犧牲攏有價值…

王得祿：你真親像我熟似的一個人…

小 兵：啥物人？敢有比我緣投？

王得祿：（笑）故事真長，若有機會，我才沓沓仔講予你聽…

（王得祿與小兵背向觀眾，餘暉西下，燈光漸暗，直到無光。）

劇終

【參考書目】

書籍：

- 黃震南，《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究竟出版社，2016
- 李進億、蔡承豪、陳慧先、莊勝全，《小的台灣史》玉山社，2012
- 李若文，《海賊王蔡牽的世界》，新北：稻香，2011。
- 曹若梅，《中小學生必須認識的台灣歷史人物》聯經出版，2005
- 陳華民，《台灣野史小札》常民出版社，1998
- 蔡相輝，《王得祿傳》省文獻會，1997
- 蔡相輝、王文裕《王得祿傳》（南投：省文獻會，1997）。

論文：

- 邱奕松〈清代水師戰略家王得祿研究〉，《嘉義文獻》21，民 80.12。
- 吳建昇，〈嘉慶十年（1805）海盜蔡牽攻臺行動之研究〉，《崑山科技大學學報》，4（臺南：2007），頁 143-166。
- 蘇信維，〈閩浙地區海盜集團之研究：以蔡牽集團為例(1795-1810)〉，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